



老兵

归来

李济德
娄萌萌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老兵归来

李济德 娄萌萌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兵归来/李济德, 娄萌萌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113-13310-8

I. ①老… II. ①李… ②娄… III. ①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5919 号

书 名: 老兵归来
作 者: 李济德 娄萌萌 著

策划编辑: 凌遵斌
责任编辑: 黄 山 电话: 010-51873150 电子信箱: tiedaoly@163.com
封面设计: 郑春鹏
责任校对: 焦桂荣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436 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3310-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电 话: 市电 (010) 51873170, 路电 (021) 73170 (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市电 (010) 63549504, 路电 (021) 73187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40
第四章	51
第五章	64
第六章	77
第七章	91
第八章.....	100
第九章.....	111
第十章.....	118
第十一章.....	127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55
第十五章.....	170
第十六章.....	183
第十七章.....	196
第十八章.....	209
第十九章.....	222
第二十章.....	235
第二十一章.....	249
第二十二章.....	263
第二十三章.....	275
第二十四章.....	286
第二十五章.....	299
第二十六章.....	313
第二十七章.....	327
第二十八章.....	341

第一章

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给刚刚入秋的天气增添了一丝凉意，某特种兵大队刚执行完 2006 年反恐演习任务后回到驻地。

连队的操场上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这是特种兵战士李兵来和周大举在进行第三次的耐力较量，上两次均以周大举失败而告终。而今天谁能胜出，战友们都在为他俩捏着一把汗。

李兵来是三连五班的一名三级士官，在连里算是老兵了，一张国字方脸，黝黑的皮肤晒得油亮，年过三十的他是连里是出了名的将才，当然出名的还包括他的犟脾气和老资格了。

围在操场上观看的士兵个个情绪活跃，他们时刻准备着给双方加油打气，有的还在互相猜输赢。

李兵来双手抓着单杠，两腿 45° 悬在空中，双脚上挂着一个沉重的沙袋，满是汗水的头上还顶着一本书，这种高难度动作考验的就是双方的耐力。周大举是他的同班战友，他的体型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像个举重健将，十几年来他们几乎一直都是竞争对手，李兵来成长为一名尖子兵也有这块“磨刀石”的功劳。

周大举虽然曾有两次失败，但仍没能打消他取胜的念头，此时，他以同样的姿势在和李兵来一较高下。

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分钟，周大举感觉他的头已经有点不争气似地微微颤抖，头顶上的书在抖动中慢慢向下滑落。这细微的举动没能逃得过李兵来犀利的眼睛，他冲周大举露出一丝胜利的坏笑，然后沉稳的调整了一下姿势，保持平衡。

担任这次比赛的临时裁判员薛二德是连里的厨师长，外号“薛馒头”，个子和体型更不用说，如果把他往馒头堆里一搁真能以假乱真。别看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可胳膊上的劲儿却无人能比，按他的话说这都是揉馒头练出来的。此时，他正站在单杠下，一手持秒表，一手捏住嘴上的哨子，样子还真有点职业裁判的架势。

雨过天晴，时间一分一秒的又过了十几分钟，火辣辣的太阳刺得让人睁不开眼，潮湿的地面冒着热气，李兵来脸色已稍显得有些苍白，牙齿不停的打着颤，但是他能用深呼吸保持平衡，很显然他占有优势。这边周大举的沙袋挂着裤子往下滑，裤子已经偏离了原本的位置，屁股都快露出一半了。

围观的战士们欢呼雀跃，高亢的呐喊声吸引了更多的战士前来观战。

“李兵来坚持住，周大举不能输！”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喊声惊动了指导员和连长，他们快步走过来凑着热闹。连长看到李兵来满脸是汗，迷彩服被汗水渗透变黑，心情显得很复杂，这样一个即将退伍的老兵还能成天忘我的训练，而眼下他已经接到退伍的名单，名单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兵来、周大举、薛二德等人的名字。

“退伍的名单都批下来了，今年非走不行了。”指导员看出连长的心思，自言自语着。

连长一听，叹了口气，收起思绪，拍了拍指导员，俩人挤出人群向连部走去。

一列整齐的通讯女兵从远处走过来，女兵们被眼前的情景所吸引，原本行进中的队伍渐渐地踏起步来，她们个个伸出脑袋观望了起来。

走在队列最前面的女兵名子叫叶冬，她留着一头短发看上去很精干，清秀可人的面貌显得格外抢眼，整个气质跟部队里残酷训练过的战士们截然不同，如果此时让她钻个带刺的铁丝网真不知她那细嫩的皮肤能否承受得了。

叶冬的眼睛紧盯住李兵来上下打量着，她对这个人充满了好奇心。

李兵来双腿已经开始打哆嗦，腿上的沙袋也往下滑了，但他拼力用劲，用双脚勾住沙袋，然后用力抬起双腿保持90°。

而周大举不管如何坚持，他的裤子又被沙袋拽下了一点。

叶冬之所以对李兵来好奇，是因为她听到战士们在议论李兵来是带病上阵，而且在这里耗了足足二十多分钟。叶冬对这种铁人又怕又敬，因为她是个很惜命的女孩子，一直对这种极端的耐力挑战赛望而却步。这次来部队之前，首长对她们提的要求就是要通过近似“实战”的强化训练，增强通讯兵的实战意识。首长还说：通讯兵不但要懂得接线，保障通讯的畅通，还要学会如何躲避战场上最致命的子弹。对于平时作风松散稀拉的女通讯兵来说，能实现这个要求吗？叶冬心里也没底。

“哈哈……”战士们一阵大笑声，打破了叶冬的沉思，也打破了操场上李兵来和周大举的僵局——周大举撑不住了，裤子被沙袋拽掉下来。

叶冬和其他女兵赶紧挤转过头去，以免大家尴尬。

李兵来看到周大举的裤子掉了，深呼了一口气对周大举说：“胜利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

随着裤子的滑落、围观战士们的起哄声，让周大举吃不消，一声惨叫连人、裤子、沙袋、全都从单杠上掉下来。

“26分18秒李兵来胜出！”临时裁判薛二德喀嚓一声掐住秒表大喊道。

在围观战士们的欢呼声中，周大举一副苦瓜脸，他提着裤子从地上坐起来，僵硬的双腿已无法走路了：“过来，过来扶我一下！哎呀……”周大举对着一名

相熟的战士喊。

旁边一名战士忍住笑,过去搀扶周大举。几个人一瘸一拐的向洗澡堂走去。

周大举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李兵来,只见他仍然挂在单杠上,像被焊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周大举自言自语:“还是你厉害!”

李兵来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最后底线,看看自己到底能撑多久。

“哎~~~我说,已经赢了!赶紧下来吧,你还想在上面挂到啥时候啊?!”薛二德急得在下面大呼小叫。

“滴……”类似闹钟的声音响起来,李兵来扭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表,满意地笑了,没想到就在他跳下单杠双脚接触地面的那一瞬间,痛苦的表情随之而来,他的整张脸都扭到一块儿了。

薛二德上前扶住李兵来,咬着牙说:“你可真是个牛板筋!”

女兵队伍已走远,叶冬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觉得那个单杠上的李兵来有点不可思议……

河南是李兵来的老家,此时一处挂着广告宣传画的证卷交易所门外吸引了众多围观人群。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儿神色有些恍惚,头发被染成了明黄色,看上去像是一把烧焦的稻草。如果不说的话,没人相信他就是李兵来的同母异父弟弟——李学来。他手里拿着一份今天一早的《证券报》眉头紧锁地翻阅,查看最新的信息。旁边站着一个年轻高挑的细腰女孩儿,不用多说,她就是李学来交往多年的女朋友——黄梅。她不时的跟李学来在耳边嘀咕着什么,不管她怎样撒娇耍嗲,李学来的注意力就是无法集中,因为他正被一个扯着脖子讲电话的农民工声音干扰着,这个厌弃的声音让李学来青筋爆起,瞪大双眼,怒视着站在他身旁几米开外的农民工。

此时,那个农民工正陶醉其中,他用河南烩面般筋道的声音吼着:“爹叫俺早些回家,你劝劝爹,别让爹太着急,俺还给爹买了件毛衣,是爹最喜欢的颜色……”这无数个“爹”,像一连串的子弹射向李学来。自从李学来买了股票后,这股票就一路狂跌,让他痛恨所有人在他耳边发出“跌”音,不管是“爹”还是“跌”总之都让他听了毛骨悚然,肾上腺素上升,四肢完全不被大脑控制的乱挥乱舞起来。没等农民工反应过来李学来已经冲上去一把抓住农民工的领子,右手握着拳头。

黄梅赶紧上前阻拦,把李学来往一边拉。李学来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股市连续上演“绿色魔法套餐”让他一连几天不吃不喝的与之角逐。

黄梅扭着细腰又拉又拽的把李学来拉到一旁:“你冲他吵嚷有什么用呀,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

黄梅的话像是给李学来吹了一阵细雨，他回过神，想到了部队的哥哥——李兵来。前两天在家里听到爷爷和妈妈谈哥哥复员的事情，最关键的是听到哥哥还有一笔退伍费。

李学来顾不上农民工了，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手机，开始拨打李兵来所在连队的电话号码。

“叮铃铃铃……”连部的电话铃急促地响着，坐在一旁的通信员拿起听筒，一两秒的沉默后放下电话冲操场上大喊：“李兵来～长途电话！”

操场上的李兵来坐在地上缓了好一阵了，他硬撑着僵硬的双腿，向连部走去。

兄弟俩的长途电话没说几句就闹翻了，李学来的谎话并没有让哥哥上套。李兵来很真实的告诉弟弟——退伍的事还没有接到通知，更何况自己也不想退伍。

李学来的如意算盘没打成，气不打一处来，默不作声的挂断手机。

这边，李兵来放下电话闷闷不乐的从连部出来。这些天他心里也是忐忑不安，觉得这批退伍的老兵名单里肯定有他的名字，一想到这事儿他就闹心，当兵虽然到了年限，但真的要离开部队内心还是接受不了。

李兵来感到离开部队的命运快要降临，可要让他欣然接受复员转业的现实，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难受，毕竟，他热恋着培养他成长的这片绿色军营。他真想继续留在部队服兵役。

他在操场上缓慢的走着，抬头眺望远方若隐若现的大山，心有所想：“其实城市离这所兵营并不遥远，可怎么我总觉得遥不可及呢……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令如山，如果这批名单有我，我也不能违反啊。”李兵来收起思绪，默默注视着塔楼上正在站岗的战友。

第二天一大早，通讯员通知李兵来和周大举到连部去一趟，说是连长找他们俩。

路上李兵来心里有点打鼓，边走边对周大举说：“知道找咱什么事么？”

“这我怎么会知道啊，哎，我说你从来都是一身正气的，也没怕过什么，怎么今天这么问啊？”

李兵来没回话，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一样沉重，他放慢脚步，心事忡忡的想着心事。但很快压在他心头的石头就烟消云散了，原来是授领新任务。

自从连长接到退伍老兵的名单后就一直在为李兵来这种尖子兵能留在部队寻找机会。这次刚好接到上级的命令，让三连指派两名教官集训一支女兵队伍，连长一下就想到了李兵来，这是为他找到留队的最好机会。

这件事让李兵来兴奋了一晚上，他想在退伍之际再过把教官瘾。

嘹亮的军号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操场上一列整齐的女兵等待教官讲话。

身着迷彩服的李兵来站在队列前面，周大举则站在他侧面距离两三百米。

李兵来用洪亮的声音讲着话：“战友们！在以后的二十天里将由我和周大举教官训练你们，你们将面临各种艰苦的训练，我不管什么男人、女人，在我这儿只有一种人！一种不怕苦，不怕死，雷打不动的铁人！而这种人要在战场上学会你死我活！”李兵来最后问道：“大家对这次集训有没有信心？”

女兵们有气无力的回答：“有。”李兵来对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满，他表情严肃地看着女兵们。叶冬站在队列的最前排，他正低头用右手调整脖子上挂的小物件。

李兵来走到叶冬面前厉声道：“把你脖子上的东西摘掉！”

叶冬不以为然地翻了李兵来一眼：“这东西我都戴了好几年了，从没影响过训练。”

“我的话只说一次。”李兵来用眼睛狠狠瞪着叶冬。

站在叶冬身边的宋爽偷偷地拉了拉叶冬的衣服，叶冬扭头看了一眼宋爽，极不情愿的从脖子上摘下小物件。

李兵来从叶冬手里拿过金属小物件看了一眼，上面雕刻着“叶冬”两个字。李兵来右手举起呈现给大家：“现在敌人的激光设备精确到一根头发！在战场上像叶冬这样的做法，不但暴露她自己，而且还会连累整个队伍！”

“大惊小怪，至于嘛。”叶冬心想，她微微撇起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李兵来把小物件还给叶冬，叫她收起来，然后继续讲着话。女兵们对眼前这位教官似乎不敢小瞧，个个表情有些紧张。

实弹射击训练开始了。

射击训练场十分开阔，远处排放着各种各样的射击靶子。女兵们呈两列横队端坐在训练场地，正前方摆放着95式自动步枪、速射手枪、匕首枪和大威力弓箭。

李兵来站在队伍前，抄起一把95式自动步枪，叫道：“叶冬！”

“到！”

“出列！”

“是。”叶冬跑到李兵来前立正并接过步枪。

“那就是敌人，用最快的速度消灭他们。”李兵来用手指向靶标对叶冬喊道。

“是。”叶冬回答后，随即匍匐卧倒出枪瞄准。远处的靶标开始左右游动，叶冬的枪迅速响了起来！随着响声，靶标中弹到下，场地上站在一旁的女兵们纷纷鼓掌。

李兵来脸上并没有流露高兴的表情，又指挥叶冬重新开始射击：自动步枪、冲锋枪、手枪，通通射向十个靶标……但是中靶率却少于一半。

女兵们交换眼神，掌声没有了。

“报告,射击完毕。”叶冬从地上一跃而起转向教官。

“你的射击动作勉强,所以中靶率不高。”教官李兵来用不满意的眼光看着叶冬说。

叶冬一声不吭,也对自己的射击成绩感到生气。

李兵来继续点评:“叶冬,你用各种枪射击38发子弹,命中四个靶标。如果是在实战,你这种水平,肯定必死无疑!知道吗?”

“是。”叶冬低下头,回答的声音也变得微小。

李兵来大步走到叶冬面前,他利索的背起冲锋枪,又拿起手枪挎在身体右侧,左侧挂上大威力弓弩,整个动作干净利索。

整理好后,李兵来拿起自动步枪和匕首枪,所有的人都在凝视他。李兵来把匕首枪衔在口中,朝远处的游动靶标挥手,这时所有靶标开始移动,李兵来迅速卧倒,他的出枪、瞄准和射击动作几乎在微妙当中完成,仿佛让人感到他在倒地前枪就已经响了。李兵来交替使用身上的各种武器,射击动作干净敏捷,子弹发发飞向靶标。射击完毕,报靶员兴奋的高喊:“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场外,女兵们都看得惊呆了,停顿几秒才鼓起了热烈的掌声。

李兵来从地下一跃而起,他转身对着大家大声地喊到:“这是敌死我活!”边说边用眼睛看着叶冬,叶冬难为情的底下了头。

训练是枯燥的,今天是入秋最热的一天,火辣辣的太阳一点都没有给训练的女兵们任何照顾。

一辆装甲运输车顶着烈日快速向前行驶着,车里坐着一排全副武装的女兵。装甲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得忽上忽下,从远处看像只沙鼠,挺拉风的。车里却没那么自在,人坐在里面晃得像筛沙机里的沙砾一样,五脏六腑颠得像被挪了位置一样,找不到心脏到底在哪儿了。空气里弥漫着些许外面钻进来的烟尘与各种汗臭味搅合在一起。叶冬用右手抓住吊环,想尽量保持平稳,但效果似乎不好,不时用手捂住嘴做着吐的准备。

“没事吧?”宋爽见壮急忙为她拍背。

“教官能不能让车停一停,我们实在受不了啦!”叶冬对紧闭双目坐在女兵对面的李兵来说。

李兵来不但没答理连眼睛也没动一下。

“李教官,哪怕停几分钟也行。”叶冬看到李兵来没有反应,用哀求的口吻说道。

“任务紧急,不到驻地1分钟都不能停。”面无表情的李兵来挣开眼睛,终于开口了。

听到李兵来的回答,叶冬气得脸都青了。

李兵来看在眼里,又说:“不服气吧!可以等集训后向连里汇报。”

坐在叶冬旁边的宋爽用手拉住叶冬,拧着眉毛摇了摇头,示意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叶冬气不过刚要开口,李兵来却“嚯”的一下突然站起来,向旁边迅速走过去。

一个女兵已经被车颠得忍不住了,要吐了。

李兵来上车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塑料袋,上车后放在身边准备着。他把塑料袋递给那个女兵。女兵脸色有些泛青,快速接过塑料袋,哇哇的吐起来。

“恩……”叶冬看到这个情况,感觉胃里翻江倒海,好像自己在吐一样。她连忙调整呼吸,紧闭双目,还用手捂住耳朵。

“谁还吐?我负责赠送塑料袋。”

“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叶冬气不打一处来,她刚把手指伸到嘴里睁开双眼,却发现李兵来正用眼睛瞪着自己。

“抓紧吐!战场上的子弹是不会给任何人时间的,快把自己的状态调解好,准备战斗!”

叶冬被李兵来气的够呛,赌气似的把手从嘴上挪开,调整呼吸,使劲的忍住。装甲车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女兵们如释重负的迅速跳下车并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后才发现,装甲车又回到了原地,她们明白了:车在此路绕了一圈!这就是李教官所称的步坦结合当中的特殊训练吧。

女兵们心中虽然有些不快,但都没有表现出来。只能服从了。

训练就是这样。如同过五关,关关艰难!

全副武装的女兵们从土路步入山间小路。

从浓密的丛林和小草间穿行并掩盖着前进的路线。

周大举用刀劈开小路周围张牙舞爪、长满荆棘的灌木,成了开路先锋。

李兵来则走在队伍中间兼顾着前后的女兵们,叶冬跟在李兵来的身后行走着。

就这样女兵们在教官的带领下,肩背手提各种军用设备和武器装备,经过数小时的奔走,来到了一片雨林地带开始扎营。

女兵们开始紧张地搭建起了帐篷,她们还在帐篷营地的四周的挖出一条浅浅的壕沟,并撒上防蛇的药品。

李兵来一边检查一边喊到:“提醒大家,药一定要洒均匀,雨林中的毒蛇、毒虫最怕这种气味。”

听到这话,女兵们个个都在伸舌头,有些害怕。

李兵来走向搭好帐篷的叶冬面前,告诉她在雨林中搭建帐篷的关键要领,特别强调了帐篷要顺着坡势搭,帐篷上下面要干燥、平整。叶冬心里当然不会按着他的说法进行搭建了,做法与李兵来几乎背道而驰,固执的铺下了自己的床垫。

山坡上，一缕青烟冉冉升起，那是刚刚点燃的炊烟，潮湿的草地上到处都是蛤蟆，跳来跳去，根本不怕人。

一片平坦的山坡上，周大举正在与炊事员薛二德用野外炊具准备饭菜。叶冬和几个女兵好奇的看薛二德像变魔术似的从背包中掏出一件件压缩食品，当中有压缩饼干、压缩干粮、压缩肉、压缩菜、压缩蛋黄、还有压缩粥等。

一个女战士惊叫着：“压缩粥是什么啊？”

薛二德刚想发着牢骚可一看到李兵来走过来没有马上回答，女兵们也都不说话了。

李兵来检查了给养物品，他紧缩眉头对薛二德说：“你带的东西太多，没有艰苦训练的意义，好兵既要学会在恶劣条件下求生存，还要保证战斗力去战胜敌人。”薛二德对李兵来的话显得不以为然，他嘟囔着：“女兵嘛，需要照顾。”

李兵来生气道：“你想把她们喂成肥猫，一路打着饱嗝回去，是不是啊！”

“好了，好了，不喂她们，那喂我们总行吧。”薛二德难为情的说。

李兵来更气了：“女兵挨饿咱们饱吃，这话你也能说出口？八荣八耻怎么学的。把这些东西统统收起来。”

薛二德对李兵来的做法十分不理解：“当了十年兵还这么僵硬，将来回到社会上准得吃亏摔跤。”

“我这性格到哪儿都没有毛病。”李兵来自信地说。

“那你就嘴硬吧，到时看你撞到南墙根怎么办。”薛二德说完，翻了李兵来一眼，也只好收拾起来。

李兵来有些生气地说：“解决的办法有很多，比如用炮弹炸开用机枪射穿，如果没有武器，那我就用手一点一点打通它。”

准备转身走的叶冬和宋爽听到此话相互撇了撇嘴。

薛二德知道再争也犟不过这头牛。

就在这时周大举走过来：“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他是牛板筋连我都犟不过他。”

被周大举拽走的薛二德边走边说：“早晚放点调料用慢火把这牛板筋给煮了。”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叶冬和宋爽听到后笑出了声。

李兵来转身看着叶冬问道：“笑什么？还不赶快吃饭好抓紧业余训练，噢，别忘了按时睡觉，明天早上5点起床，5公里训练一样不能少。”

听到这话，叶冬吐了下舌头，拉着宋爽赶紧向营地走去。

夜深人静，女兵们都已入睡，李兵来独自来到大树旁，他从口袋取出笔和纸，盘腿坐在树下，借着明亮的月光开始给爷爷写信。自从有了退伍这档事后，李兵来就有许多的心里话想诉说给爷爷听。周大举慢慢来到李兵来身边问道：“是

不是在写退伍心得呢,我看这次集训是咱们俩最后一班岗了。”李兵来停下手中的笔,思考着周大举这句话。

突然一声尖叫打破了静静的营区。帐篷内叶冬和宋爽,两人紧紧的抱在一起,几个女兵打亮手电筒并用木棍敲打帐篷里的地面,原来是在驱赶帐篷里四处乱跳的蛤蟆。

李兵来快速跑来大吼一声:“把手电都给我关上!”瞬间手电都关了,周围一片死黑。

叶冬和宋爽站在帐篷前都低着头,一言不发。

“你们这样拿着手电照来照去,知道有多少炮弹在对着你们吗?”听到李兵来的话,女兵们一声不吭都迅速摸着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中。

李兵来看出叶冬的眼神中猜出了什么事,她顺着叶冬手指的方向望去,大步来到帐篷前,麻利地解开了几根固定帐篷的绳子。周大举则把叶冬的床垫移开。李兵来用手刨着床垫下地上的小坑,不一会出现了一堆小蛤蟆。叶冬吓得张大嘴,宋爽则捂住眼睛。

“借着月光换个地方重新搭!待会儿我来检查。”李兵来与周大举都没有多说就走了。

叶冬和宋爽不得不开始重新找地搭建帐篷,这一夜二人几乎没睡。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女兵们全副武装的从营房向山间小路跑去,李兵来跑在队伍的最前面。

今天训练内容是攀爬山岩,女兵们只背了自动步枪和一些简单装备,她们跑到一座山崖边做着攀爬前的准备,李兵来检查完每个人的安全措施后从身上拿出铁锚,抛向石崖,带头往上爬了起来。

这种攀爬训练,女兵们大都训练过,但对未曾训练过的叶冬来说,看到这么高的悬崖,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更令叶冬有些不快的是,李教官将她安排在最后一位,这分明是在看她的笑话。叶冬打算放弃,但战友们个个都爬了上去,一种不服输的心气涌了上来。

“叶冬!”李兵来在悬崖上方喊道。

“叶冬加油!”女兵们对着下方的叶冬齐声喊道。

叶冬咬牙攀爬的表情让人难忘,这段时期她身上的那股千斤富贵气已被消磨的荡然无存,这一点让细心的李兵来察觉到,他觉得叶冬身上还是有一股坚韧的潜质,只是需要不断引导和激发。想到这里他对自己的付出也感到一丝满意。

从悬崖下来,女兵们在小溪边休息。叶冬累得更加有气无力,她和宋爽背靠着背坐在河边休息。河水缓缓流淌着,溪流声像首摧眼曲使人想合眼入睡,叶冬透过河水的倒影看到正在擦脸的李兵来。不知为什么,她对李兵来有种陌生的好奇感,他那张四四方方的麻将脸上像是写满了耐人寻味的故事。

李兵来和薛二德在溪边洗毛巾。

李兵来和问薛二德：“给养准备的怎么样了？”

薛二德用手摸摸后脑勺说：“你不会让她们吃那个吧？”

“不是她们，而是大家，是所有的人，也包括咱们俩。”

李兵来没有理会薛二德难以置信的问题。

薛二德用手蹭了蹭鼻子：“下次集训我绝不和你一块了，你连自己人也这样对待。”

“你觉得我们还有下一次吗？这次集训可能是咱们最后一次出任务了。告诉女兵适者生存，其实也是告诉自己。”

薛二德再没有说话，他看着李兵来把毛巾洗的很干净并转过身来看他。

当兵这么多年，军营中的生活已经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了。薛二德体会到李兵来的这番话，脱了鞋，往泥地走去。

不一会儿，薛二德用帽子捧着很多小蚯蚓回来了。他把抓来的蚯蚓用小溪水清洗着。

薛二德看到李兵来在不远处正用小的弩弓在射蛤蟆，身后的带子里已经装着不少被剥掉了皮的蛤蟆肉，嘴里自言自语到：“真是个犟瓜，不服不行啊。”

开饭了，这顿饭很特别：蛇、虫、蚯蚓、蛤蟆都准备齐了。

在薛二德手中，它们很快变成烧烤美味。

李兵来告诉大家：“粮食、给养用完了，作为一个特种兵要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生存，并且还要保证战斗力。在野外，可食用的东西很多，希望大家动脑筋。”然后顺手把周大举烤好的蛤蟆肉递给叶冬，叶冬吓得后退，一把将递来的蛤蟆肉打掉在地上。

李兵来喊到：“捡起来！”

叶冬顾不了那么多了，撒腿就跑。

李兵来稳住情绪转身对周大举说：“叫她回来！”

“教官，还是让我去吧。”宋爽连忙说。

当宋爽见到叶冬时她正在山坡上抹着泪。

她不明白教官为什么这样对待她们，宋爽抓住叶冬的手说：“走，咱们快回去吧。”

叶冬表示要收拾东西回部队，不在这儿受罪了。

“行了，别胡闹了，咱们赶快回去吧。”宋爽知道此时回部队的后果还不如留在这里吃蛤蟆呢。

“反正我不饿，饿死也不吃。”叶冬还擦着眼泪。

“不吃也不是办法，咱们还有五天呢，五天不吃还不饿死！再和他顶也不是事，不如施个美人计，让他照顾照顾咱俩。”宋爽打趣着想逗叶冬。

“要施你去，我可不想向一头犟牛乱放电。”

两人回去后，大家都在吃各种的动物肉，叶冬看也不看。李兵来则没有再管她。

两天就这样过去了。

在野外的山坡上两天没吃东西的叶冬和其他女兵一样趴在草地上瞄准。其他人已经习惯了野外的训练个个精神抖擞；叶冬却饿得两眼冒金花，准星由一个变成了一个排。

射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叶冬几乎是最后一个射击的。

李兵来瞟了一眼叶冬，显然对叶冬的成绩十分不满。

宿营地里，战士们大都吃的野味，唯独叶冬一人坐在一旁饿得直咽口水。宋爽看不过去，把野味递给叶冬，叶冬强作不理，干脆端起水来，以水代饭了。所有这一切都被李兵来看到了眼里。

一道晨光洒在树林里，没等大雾散开，女兵们已经身着与树皮近似的迷彩服，兵分两路从两侧贯穿而入。她们的任务是用最短的时间爬到树干上，把自己完全隐蔽起来等待出击。

在李兵来示范指挥导下，女兵们开始用最快的速度向树杆攀爬并快速隐蔽。而此时的叶冬肚子里咕咕叫，两眼直冒金星，两腿乏而无力，像只树獭熊。她闭了闭眼睛，定了一下神，用力一鼓气爬了上去，并把自己隐蔽好。李兵来用目测给她算了时间，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准备攒齐了给她好好上一课。

蹲在树叉上的宋爽朝叶冬挤了挤眼，冲她打着手语。叶冬半天才弄明白宋爽的意思，饿得大脑有些缺氧，智商都跟着下降了一半。她有气无力地同样指指自己的肚子并摆摆手，表示自己的肚子不饿。

树林里早就伪装好的活动目标靶开始启动。李兵来一声令下，战士们准备出击。她们迅速地从树上向下攀爬，同时还要按照规定原地进行目标射击。

叶冬正准备向下爬时，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她赶紧抓住身边的树枝，但已经来不及了。

叶冬像片叶子一样向地面缓缓降落着，她看到身边有无数根火腿肠还有刚煎好的金黄色的荷包蛋飘在空中，于是用手抓着拚命的往嘴里填，突然，这些火腿肠变成了青蛙，荷包蛋变成了青蛙脚下的荷叶，这只庞大的青蛙军正张着血红大嘴向她扑面而来。

“叶冬！叶冬！醒醒！”李兵来抱着叶冬不停的摇晃着她的脑袋。

草地上的叶冬渐渐睁开眼睛，她看到青蛙已经变成了李兵来，他正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她动了动身子，轻轻应了一声。

李兵来看到叶冬没什么事，长出一口气，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有点后悔之前没有强迫叶冬吃东西。

宋爽边给叶冬喂水边告诉她：“你从树上掉下来时，是李教官救了你。”

李兵来接过薛二德手中装满蚯蚓的饭盒，蹲在叶冬边上说：“这东西虽然有点土腥味，但是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维生素，能补充体力。”

叶冬看着李兵来诚恳且坚定的眼神知道自己难逃这一关，于是慢慢端起饭盒，一堆蚯蚓在碗里不停的蠕动，表现得很活跃。

真的饿过头了，平时哪有这么多天没有吃过东西啊。叶冬看到这样的“食物”手还是很抵触。

李兵来抓起一把蚯蚓迅速放到嘴里，几下就咽进肚里。

叶冬吃惊地看着李兵来在吃蚯蚓，又低头看饭盒里爬动的蚯蚓，眼泪夺眶而出。

李兵来声音有了少许的温柔：“把眼泪和蚯蚓一起吞到肚里。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咱们就是兵。特种兵不但要有钢筋铁骨，还要有铁齿钢牙，要有常人没有的铁肚皮才行啊。”说着又吞下一条蚯蚓。

叶冬慢慢抓起一条，瞪大了眼睛，一伸脖子，蚯蚓被她吞下肚里。这种滋味也许是她吃过的终生难忘的味道，饿的已经没有那么品味的功夫，没怎么咀嚼就咽了进去。

李兵来又忽然厉声道：“叶冬，给你一小时的时间吃蚯蚓，恢复体力！”

叶冬边吃边坚定地回答：“是！”

李兵来看着这样的叶冬，脸上泛起微笑。此时，他接到韩连长的紧急电话……

韩连长在电话里紧急向李兵来、周大举通报说：“据武警边防部队提供的情报，有一小伙境内外武装贩毒分子正向二号地区北侧逃窜，也就是你们所在这个地区，请求我们协助截获这伙武装贩毒分子。”韩连长又说，“你们所在的地方属无人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森林深处有一条界河，水流湍急，十分危险。武警部队知道我们在这里集训，要我们在这里埋伏，活捉或击毙那些贩毒分子。”

“是！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李兵来一听来了精神，这回总算可以松筋骨了。韩连长又问：“你们带的女兵怎么样了？”

“摸爬滚打没一点问题。”

“恩，在队伍里挑出几名精干点儿的，分成两组，你和周大举各带一组分头行动，我马上带队伍增援你们！”连长还问道：“食物还有多少？”

“食物有节余，我派人保管着呢。”

指导员接过连长的电话说“李兵来、周大举，你们要清楚的告诉女兵们，这是一次实战，是真刀真枪的战斗，虽然是协助武警们，但不能掉以轻心，你们要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把这一仗打好！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指导员又把话筒递给连长,韩连长对着话筒命令道:“李兵来!请转告周大举!薛二德和全体女兵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李兵来坚定地回答:“是!”

任务组最后确定了两个战斗小分队:李兵来考虑叶冬虽然有些娇气,但她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在女兵中她的各项技术表现还是很优秀的,所以把她和自己放在一个行动组里;周大举带宋爽等人一组;薛二德负责后勤保障组。

任务下达,所有参加截获武装贩毒分子的队员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收到指令,两队人马全副武装,迅速进入到神秘的原始森林之中……

叶冬经过食物的补给已经恢复了体力,她看了看手中的导向仪向李兵来报告已经到达了二号地区。

周大举小组也到达位置,埋伏在茂密的草丛中。

李兵来看过地形后决定在小溪两侧设伏等待,并让叶冬给武警部队发了信息。

没过多久武警回复:“他们已到达预定地点,希望注意联络,保持警戒。”

一张大网已经张开,只等毒贩入网了。

几个小时后,天已渐渐发暗了,大家心情也渐渐有些焦急。

时间一秒一分的过着,雨林的气候又湿又热,两队人马在雨林的湿地上潜伏着,虽然个个都汗流夹背,但无一人发出响声。

夜晚,四周一片寂静,偶尔会被一阵惊叫的鸟声打破平静。唯一和他们作伴的只有入夜后稍显凄冷的月光。月光下,大家涂满油彩的脸上,在夜风中渗出细密的汗珠。

隐蔽在李兵来身旁的叶冬用胳膊碰了一下他,并用手指着他的手背,李兵来低头一看,才发现一条蚂蝗叮在了自己的手背上。他取出军刀,将手背上的蚂蝗剥离掉。此时,一条草蛇正在草丛中向叶冬的方向爬行,

这时,叶冬发现远处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手持不同武器的毒贩出现了,他们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并有一人爬上了树。叶冬急忙打开通讯设备向武警发出信号。叶冬看到李兵来向她伸出大拇指。

这是一个境内外勾结的武装贩毒团伙,企图越境交易。爬上树的这名毒贩,正在用他手中的仪器干扰周边无线电信号。

“信号受到干扰,信息受阻。”叶冬慢慢起身,“我去通知他们!”李兵来不放心叫住叶冬,叮嘱她要小心。

四个慌不择路的毒贩钻进树丛中隐蔽起来了,两名村民挑着担子时隐时现地在树林中穿行。

武警小分队的关义成和另一名战友趁机包抄了上去,“不许动!”两个村民吓得停住了脚步连忙解释:“不关我俩的事,我们是好人!是远处的村民!”关义